

期五十

別十幾天是少至一月明

每份每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總經理處北京東城北新書局

期十九

青島的不速之客

續

報費：每份本京八枚，外埠三分。郵寄一元

三十期

通訊處：北京二龍坑口袋胡同十六號。

總發行所：北京中國大學出版部

期九

通訊

京大學第一院社定報道：北

交道財政以及其他一切政務自然都會有相當的

整齊和建設。若國內不幸而發生了內亂，國民

能平定之。若國外來了強權的侵略，國民能抵抗之。國民有了內定義外禦侵略的能力，國家

即可以對內統一對外獨立而躋於文明的地位

，那裏還愁亡國呢？惟可惜我們中國現在的

國民能力大多數都恰與上列這幾種條件相反了

！照普通一般看來，精神萎靡，身體脆弱，體

育就說不上；科學幼稚，技術拙劣，智育就說

不上。至於德育，更為難說，貪鄙欺詐自私自利

八字，可以作為大多數國民道德的總評。基

者，只要能騙得着錢用，混得着飯吃，則身可

不知止

。

首琦、懷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十二期 目次
國家交涉與民族革命運動
國民政府的兩層基礎
革命，不革命，反革命！

漢輝
熊以謙
曾曉淵

金文編出版

洪水
（九月十六日創造社出版）
復活宣言
論古今中外新舊
漆黑一團（評論）

通信處
上然阜民
路二九五
周全平轉
發五十一號

以賣，國也可以賣，無事不可為，無惡不可作。以如斯的國民而生存於國際競爭之世，列強一變不存亡我，而我又何能逃出於優勝劣敗天火腳下的公例呵！同胞們！亡國之禍想要到了！「救國須先救了自己」。請大家趕快培養個人的能力罷！

(B) 力謀國家主義的實現 國家主義并不是甚麼如洪水猛獸一般了不得的東西，國家主義是自衛的，是被壓迫國家政治的要求。凡內部不能統一而對外不能獨立的國家，都要實行國家主義維護自救。在西洋歷史上這一類的實例多得很，最顯著的，如一八一五年日耳曼的成立聯邦，一八二七年希臘的完全獨立，一八五六加富爾之專造意大利，一八六三年鐸刀黨之求新波蘭，皆是也。此外如愛爾蘭捷克波蘭土耳其等國的獨立運動，也是國家主義本著「國性」的要所幹的事業。歐戰以降，波蘭捷克土耳其都已復國獨立，愛爾蘭亦已爭得一部分的自由了。我們根據國家主義的立場和已往歷史的事實，可以簡捷、當的說：國家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凡努力救國運動者，皆須力謀國家主義之實現。若就我國的國情來說，更證國家主義有實行之必要。茲將我國應當實行國家主義的理由，歸納為下列各項略述一下：

(1) 我固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來，與列強先後訂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以致無論行政司法財政教育軍事外交交通都受了束縛，不能自由獨立。而國內的軍閥政客買辦流氓等輩的國賊又復假藉外人的勢力在國內爭權奪利，把一個名義上的統一國家鬧得四分五裂。我國現在既已處於內部不能統一而對外不能獨立的被壓迫狀態之下了，豈還不應實行國家主義以圖自衛自救嗎？(2) 我國自有歷史四千餘年以來，在民國成立以前，都是行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在君主專制時代，國家的大權任着君主一人手裡。所謂「朕即國家」者，即是說國家是君主一人私有的；國家的興亡，不過是君主的改朝換姓，與人民沒有老大關係。故我國從前的國民，平時只希望得一個施行仁政的好皇帝，對於國家的觀念，異常淺薄。現在雖說是民國了，惟脫離專制未久，多數老百姓還是莫名其妙，他們對於國家總是漠不關心。所以我們現在應當積極宣傳國家主義，使全國國民對於國家都得着相當的了解，

不然，美國易不與菲律賓講國際聯盟呢？英國易不與愛爾蘭及印度緬甸講國際聯盟呢？法國易不與安南講國際聯盟呢？日本易不與朝鮮琉球講國際聯盟呢？反過來說：若我們這個大而無用的中國的政治家或學者要在世界上去提倡國際聯盟，人家也必定是不睬的。可見我們無論要實行國際間怎樣好的主義，都非先使自己

開序如下：

(1) 各股報告 文書股夏英如君報告近
公啟發文件，宣傳股總務科報告援助英使館
生員公行之浮核辦法，底事股梁渡君報告本團

暫停停版等情。

(2) 討論提案 議決案有：(A) 本團
辦公處原係假借北大二院教員休息室，現以北

內來團登記者，即取消其團員資格。(D) 由出席各界會議代表催促該會議實行前次所通過之經濟絕交案。 (未完)

者現在都主張先將我全國民衆不分階級的聯合起來，以國家主義為中心思想，凡百事業都以國家為前提。俟我國能擺脫列強的羈絆了，而且得着真正而獨立與自由了，在國際間也有效發言權了，那時候大家纔吐氣揚眉的去講自己平常所理想的一切任何好的主義，豈不是很比較有成嗎？

朋友們！救國事業，太重大了，既非少數人所能包辦而成功，尤非短時間的奔走呼號所能奏效，最對是，「臥薪嘗膽，期以十年」，請大家從上面的種種實際工作去努力罷！

但我們對於救國事業的失敗雖不失望，而對於救國同志的人格的不強固則大足悲傷。我們為要除去這種的悲傷，所以應當永久的互相勉勵。

我是最怕發議論的一個人，因為深知一種事情的關係的複雜，不負責任的空議論是最易發而又是最沒用的。今當作別，忍不住有幾句話要說。這是我的良心話，也是我願意與同志互相勉勵的話，希望大家暫時不要當內不負責任的空議論，看了之後想一想，給我一個評判。

本角劍辟的時候，原意是永久辦下去的。那知到了今日，受各方面的極端牽制，萬事不能維持，只得以下一期為末一次了。我們固然非落湯火，「我們卻並不因此失望，因為要是繼續進行頑遂，一點不愁失敗，這勝的成敗乃是平庸人所有的成功，這勝成功的價值是決不會輸人。現在我們要教國家於風雨飄搖之際，要從每種類之中打出一種新勢力，遭遇的坎河，如意乃是分所當然的，我們也應料到的。一個週期的停刊算得了什麼。我們要是永久停辦下去時，將來的失敗正多着呢。

我覺得要做一件事情，無論什麼小事情，只要做得好，都是極困難的。我們要是怕困難，我們儘可不做。但不幸人類比了別的動物有欲求做事的天性，而強大的壓迫又使卑弱者不能不去做事，所以我們就是怕困難也只得硬着頭皮去挺，耐着性子去經，除非自己不願生存時纔可不做這種徒勞的努力。

有句極熟的諺語，叫做「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句話是專在成功以後說的。他帶到這一句話時，早已身經了無數困難。惟其經了無數困難而終不灰心，所一能有成功的一天。他到了成功的一天，對人笑了一笑，說道：「天下那兒有難事呢，你們看，我不是已經做成功，嗎！」這正是句志得意滿的話，不

能看做真實的。因此，我們對於這句諺語的意義，只應看作「惟有有心人，始能做難事」。胡適之先生的告試集的第一篇，喚做「嘗試成功自古無」的一句詩的。但大家不要被胡先生矇過，這是他的斷章取義。放翁詩道：「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龍先定此規模。斜陽徒倚空長歎。嘗試成功自古無！」這是說要在江閣鑿一千尺的大像，所以先在雲龍鑿一個丈餘長的小像。這個丈餘長的小像鑿好了，然後放大到一百倍而鑿一個千尺的大像。放翁看了小像，對着斜陽歎道，「做一件事情是何等的困難，丈餘長的像已經是很高大的了，那裡知道只是一個大像的模型，所以隨便對付而得到的成功是從古以來所沒有的呀！」這嘗試二字，原是隨便對付的意思，為人勤耕種而專以豐饒的人下一針砭。胡先生就截取了他的二句而轉說「自古成功嘗試」，於是爭嘗試二字又變了試驗的意思了。

當時藝像的人原為要試驗，所以未造大像時先造小像。陸放翁原為被成試驗，所以說「嘗試成功自古無」。根本上不但沒有與胡先生之對衝矣。並且是很一致的。我們若把「嘗試成功自古無」和「自古成功嘗試」二句話合起來，譯以白話，是「隨便對付而得到的成功是從古以來所沒有的，從古以來所有的成功都

在前一次一次的試驗上

這個意思實在是我們應當深沉的領受的。我們無論做什麼事，就應當想：這件事是應當怎樣去做？倘使這條路走不通時，應當換走另一條路？那一條路又走不通時，這應當怎麼辦？我們心中有的是志願，我們要達到這個志願怎全靠我們的努力；而我們生長的國家與社會如此的臭不可聞，我們到底一頭的是困難。我們更當如何的運用我們的努力，來打破這種種的困難，達到當初所立的志願？這是一個難題，這也是試驗我們人格的一個難題，也是判斷我們畢生命運的一個難題。但是我們怕難嗎？怕難，就不必立什麼志願了！志願，是我們為要於好的做一個人而立的，我們既不立志願，也就不必做人了！

· 不想到覺醒以後是怎樣辦，新國是怎樣的政策。
· 他們只會用主權來自己擺佈，全不想到主權
是怎樣成立的，我們應當如何去應用主義而解
決問題。固然，他們也說，我們沒有權力，我
們做不出什麼事來。可是中國這樣大，社會這
等復雜，我們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比了一般國
民又占得好一點，難道我們竟沒有幾手的絕方法
嗎？這實在是有得自己太輕微了！

盲目的反叛作用，是無論什麼動物都有的。一隻蚯蚓在地下爬，我們一樣地，牠要向土中鑽下去了。豎毛動物，或是植物都有之。我們的手觸在含羞草上，牠的葉子就翻起來了。這種事情，原是生物物競天皇的本能動作，所以這一次我們遇到，上場發生了五件災變。精神上受了一個大震剝，大家老母心頭還好，還是事理之當，用不到自己夸獎自己的功績的。但是做了這次運動之後，應當如何的分頭孝行，做永久的工作，達到我們救國復志願，這就不是僅僅是藉了一時的教訓者之後了。古人說得好：「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我們爲了受不住激刺而殺身，固然是十分每大，是怎麼辦纔好？這個是僅僅靠着受本能支配的。

我們望西國的同志，似乎很有許多只高興
隨了本能而作活動，不願意綴了經營而作工作。
這原為難怪，中國是一個數千年的專制之國
。本來不許人民用思想，也不許人民有所動搖
的，自從忽地變了一個共和國家，便弄得手足
無所措起來。到現在，思想方面還是茫然乏味
沈沈，認真已經許某發展本能的工作了。要是
國家的基礎薄弱，我們盡不妨礙其發展變化，
在若干年中由手足的活動進而為發揚的工作。
只是國家這麼弱，外國人的毒氣如此高張，那
內的軍閥又最喜受外國人的指使，以致兵匪遍地
，民不聊生，我們又如何能發安多奮行呢！
我們在這種時候，只得急切的呼號，使得全國
國民發些覺醒，也只得急切的站起，使得我們
自己對於中國的前途可以多量的吸收，對於我
國的責任可以切實的擔負。

無論改小參事，總是要把這件事情內容整理得
整齊而簡化，工商之差等級的煩瑣細碎，（例如
如我們只曉得釘子有長的短的，但製造釘子的
人他們定的種類就有數百種），給外行人看了
要頭痛，然則由內行看來是最明白不過的。他們
們因為有了這種明白的智識，所以能設把他們
的生意做得好好的。教訓是何等樣的一件大事
。這件事的內容是何等樣的複雜，比了工商之

業何苦複雜了千百倍，豈有毫不明瞭它的內容而就可以動手做去的道理。但一個人的惰性總是時常表現的，學校中的課業並不重，假期又這樣多，而且屢屢聽到要求免試的呼聲，何況國家大事，汗牛充棟的案卷誰高興去翻，枯燥無味的報告書和統計表誰高興去讀。至于在羣衆運動中亂跳亂喊，處處可以表現自己，而自己也實在並不費力，又何樂而不為呢。因為我們的心理處處受了情性的支配，所以一時的浮面工作，作則嫌其太多，永久的實際的工作，作則嫌其太小。我並不說一時的浮面的工作不必有，我也知道這是可以鼓舞羣衆的精神的。但我決不敢說這種工作是救國的根本工作；因為僅有這種工作，只似天上的雲霞，雖在一時間可以非常絢爛，但過了一刻就要消失於無形的。我們現在應當明白，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絢爛，乃是切實的建設各種專門的工作。

外國人着手侵略我們，已有一百餘年的歷史了。他們懷了惡意，一步一步的侵入，他們的工作是極切實的工作，所以會得處處制住我們的死命，使得我們翻身不得。現在我們醒悟了，要抵抗他們，要在非常困難的境界中掙扎出一個立足的地位，照他們的樣子做去，也須百餘年工夫纔能恢復我們國家的元氣。就說中國人數多，只要同心，不必費這麼多的日子，

恐怕也須四五十年纔得出頭吧。我們做救國運動的人，大部分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年，這種工作足消耗我們的一生的精力。我們生在這個國運絕續之交，我們的責任是何等的重大？但是我們現在還是只管浮面的絢爛，毫不想到做內部的充實工夫。我們儘管空嚷，外國人卻依然是一步一步的腳踏實地的進，恐怕我們這一輩人還沒有老時，早已沒有再嚷的機會了！到了那時，我們不要怨別人，且得怨自己的沒出息罷！

對外的呼號，固然是空嚷，但還足以表示我們的一致的民意，為全國人民團結的一個預備。現在如何？對外的嚷移到沒有重大關係的內政上去了，甚而至於移到救國團體的內部裡去了，甚而至於移到最高學府的內部裡去了。當初為了外國人的殘暴，激起的不平的民氣，那知一轉再轉，把原來的目標完全忘了，把原來的面目完全丟了，竟自己用力來破壞自己了。外國人沒有倒，自己卻先倒了。甚而至於所攻擊的本國官僚還沒倒，自己已先倒了。我看這種情形，心中萬分的悲傷，覺得我們這一輩人實在太不濟事了。我以為我們即使沒有才幹，沒有胆量，不能做出什麼偉大的功業，但是「經理自守」這一層總是可以勉力做到的。我們認定外國人欺侮我們，我們要出這口怨

氣，從此永久的嚷，永久的抵制，這一個最小微限度是我們國民無論那個都可以實行的。那知道現在最負卓望的大學生和大學教授還談不到！他們在改移目標改換面目之時，或者說我們的人格要緊，或者說我們的學問要緊，所以不能不這樣幹，理由也儘是冠冕堂皇。可是看到她們的底裏，除了權貴營私以外還有些什麼？就是不說權貴營私的舊名詞罷，用他們習用的口語來說，這是大家主義的不同，這種衝突是主義上的衝突。可是他們的主義究竟是些什麼？他們的主義從何而來？要怎麼用？恐怕能發回答出來的也沒有幾個人吧。對於主義並沒有明瞭的觀念，而就濫用了主義的名詞做自己擴張地盤，跟人衝突的工具，這種的心理除了卑劣二字之外，我實在不能再加以什麼批評。這種事情要是由人格久已破產的政客去做，我當然不覺得什麼；現在號稱清流的大學生與大學教授竟也是如此，這使我看了那得不必痛欲絕！

自從袁世凱用了最卑鄙醜陋的手段來維持他的總統的地位，從此以後，大家都講手段，都講利用，都講收買，到如今，大家受了這種影響已經不少了，但大家還是歡喜這樣的幹。這種心法，袁世凱授與各政客，各政客又授與全國活動人物，真是普遍極了的。凡是在社會上稍活動的，大都想做一個小政客。一遇什

麼事件發生，就是這一班小政客出頭的機會。但是這班小政客除了播弄手段，增高地位之外，是沒有什麼本領的，也是沒有什麼希望的。可憐的民衆，只會隨着這班人亂跑，做他們的犧牲！所以運動雖多，激刺雖強，民氣雖盛，而國家卻永遠得不到實惠。只在這個時期之中製造出許多登場的小政客而已。

我們有志救國的人，要免被政客所利用和同化，要免陷於小政客的模型之中，只有切實做專門工作的一條路可走。我們不要和人妥協，也不要和人爭權，我們有我們自己的事業，這種事業是只有耗損我們的精力與金錢，卻不會使我們的地位升高（？）到升官奪財的地位的。我們也不要被羣衆所仰望的偶像；我們只要把我們的工作公開給衆人看，聽他們的採擇。我們要勤勤懇懃的做，拚盡了自己的一生的精力，成功也這樣，失敗也這樣：成功了不居功，失敗了不要忘。我們不要號召什麼徒黨，也不預備組織什麼政黨；我們只要把自己的一部分的責任，不責望別人的幫助。我只承認可以一步一步走的路是我們的精力盡自己一部分的責任，不責望別人的幫助。我不希望一飛沖天和一鳴驚人。我們自知這路，不希望一飛沖天和一鳴驚人。我們自知這樣做去，當世名流一定要笑爲迂遠，因爲這是不出風頭的。可是到了我們成功的時候，他們的良心上也要感受到他們自己所作的罪惡的懲罰了。

救國團務紀要（續）

九月二十三日議舉行第二十三次主任會議

，出席者，計有夏塔、李鴻舉、周倫超、譚競之、黃

同盟所召集之大示威運動被軍警無理干涉等情，鍾少梅君報告各界聯席會議現已恢復等情，經費收支情形，交際股李鴻舉報告愛國運動大

大開課，特舉梁渡、李鴻舉、周倫超、譚競之、黃

另借相當房舍，即行遷移。（B）本團大會原

麼事件發生，就是這一班小政客出頭的機會。但是這班小政客除了播弄手段，增高地位之外，是沒有什麼本領的，也是沒有什麼希望的。可憐的民衆，只會隨着這班人亂跑，做他們的犧牲！所以運動雖多，激刺雖強，民氣雖盛，而國家卻永遠得不到實惠。只在這個時期之中製造出許多登場的小政客而已。

現在講經濟的人多了，每喜說「事半功倍」。這固然是一個好意思，可是不能適用於我們的救國事業。因爲現在國家貧窮，各種事業不能發達，國民的眼光又以受經濟的壓迫，全傾注於生計（「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政客們利用這個機會，傳播他們的教化，弄得所有的人不是騙錢，便是混飯。我們若是急於求功，和這班騙錢混飯的人攜手，一定沒有什麼好結果。所以我們寧可使自己勞苦些，用加倍的力來求得成功之半。再不然，便是只論事而「計功」。因爲只要事情做得好，決不會無功可見，我們何必丟了急亟待做的事而計較必可得到的功呢。

所謂切實的工作，實在都是「卑之無甚高論」的事情。因爲卑之無甚高論，所以無論什麼人都可做得。天下只有人能做得的事，纔是基礎最堅固的。這種工作，粗細的分做幾部分，是（1）調查，（2）研究，（3）宣傳這三項。調查是使我們知道一切的情形的，研究是使我們知道應取的辦法的。宣傳是我們把一切的情形和應取的辦法告給別人的。我們固然希望在宣傳之後更有改變地狀的事業，可是這件事是不能在現在豫定的，而且只要宣傳得普遍，隨時自然會得「水到渠成」，也無所用其勉強，所以我們正不必全神貫注於未來的勝利而忘

卻了當前該做的工作。

數月來，常聽見有志救國的人發出一種嘆與疑問。有的說，「我們很想往前做，可是我們不明瞭實在情形！」有的說，「我們胸中太空了，這可怎麼辦？」我聽了，固然愛重他們的誠實，可也是惋惜他們的不勇。各種的事，因爲分了工，各有專門的學識，所以無論何種事情發生，都有人去處理；可是好許多人不懂，也沒有妨礙。如今大家既已經感到了智識的缺乏，這正是一個吸收智識的最好動機，大家爲什麼不去分頭着手，倒去悲傷自己的淺薄呢？一件事情，我們不懂，我們去做了就懂得了。我們胸中空虛，只要我們努力把智識裝進去，我們的胸中也就空虛了。我們應當知道，一個人的智識的淺薄原是不足悲的，因爲世界上決沒有智識豐富到全知全能的人，無論何人總可以覺得自己的智識是淺薄的。但是一個人若不肯努力於工作，這乃是真的可悲，因爲這人是不會有進境了，這人是一定以極度

的淺水終日身了。可是有人說：「我們的悲傷乃是為了得不了一個人走的路的指示。我們原是極肯做，只不知道怎樣做才是對的。」這也是青年們所應有的頑固。但以為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一個人做一項工作，決不能永有一個導師指示着。假使永有一個導師指示着，這是很分明的，表明這人不過能做些機械的工作，是一個沒用的思想的人而已。做一個比偷竊。譬如我們要到一處不名義的地方，雇了洋車去，固然不用費心，已經過的路途就迷離得很，不會記得。將來再去時，仍非雇車不可。假使沒有車，就是要去也去不成了。現在自己走去，雖則勞動了兩天，又費去了問路的許多唇舌，可是從此記憶清楚了，不容易忘記了。所以一個人要真心去尋求一個智識的門徑，惟有自己去尋找。這是真實的辦法，惟有自己尋得的東西纔能明白的覺知。有人說：「自己去尋太苦了，有什麼容易的方法呢？」我以為這是錯的，這還不能看為妄事。一件事情，只要連續注意上幾個月，關連就都開了，我們就可探首於門際，一窺裡邊的資糧了。連續注意了幾年，就可把以前望兒的寶物握在自己的手裏。應該常所謂古，都是指未能到門際探首時的幾個月，而是在這里暗裡摸路的無聊。但一個人若是有志求得知識，連幾個月的忍耐心還沒有，這人的意志也實在薄弱得未過分了。譬如登塔，正因豫先知道走到上一層時就明亮了，走到最上一層時就極目千里了。若是我們只管說我要到上層望遠，「是怕進去首層的黑暗」，又那裡說得上真心要登塔呢。所以我們只要肯求光榮，光不必怕尋不到路徑，我們只要肯求光榮。

明，就不必疑慮一時的冥行。惟其敢在冥行尋路，纔能得到真實的光明。否則單是空曠光明，到底只成了瞽者的扣索捲燭的行為而已。說到救國的工作，大家差不多都有一個盡義務的觀念，以為這是乾燥無味的，不過看在國家的面上勉強出力罷了。這個觀念是錯的。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去做就會發生趣味，像數學這般毫無情感的東西。尚且常做了也會造成癖好，何況國家是一個有機體，無論做那一方都可以感到一種很複雜的趣味。所以我們對於救國的工作，儘不妨用享受趣味的態度去做。我們看，收集郵票的人現各何等多，有人竟到一類特異的郵票，貼到本子上，心中是何等的高興。現在若是有一部分人就用了這一個興致去聚集「尚標」，各人為了競爭成績去出力搜求，那麼，我們對於應該抵制的外國物品的名色就容易知道了，我們對於本國物品可以替代外國物品的名色也就容易知道了。用我們所知道的，向社會上大大宣傳，只要我們說得合理，想得週到，別人自然是容易聽從的。這在我們是一種興致，而國家便受到了實際的益處，實在是一種既不困難，又趣味的事。又如衣料，這是女子所特別明瞭而又特別有操縱的勢力的，我們在這許多年中，穿的英國的呢絨布疋多極了；一旦不用，不知道改用那一種為宜：這當然有許多人躊躇着的。昔尼由愛國的女同志們結合一個會，專事調查本國的呢絨布疋足抵英國貨的，同時由他們以身作則，儘穿着本國貨的衣服，只要這個風氣侵入了「社會之花」的社會時，也不難把英國貨的舊習慣完全改變了，又如衣料上的圖案，因為外國人畫得

漂亮悅目，所以容易投人所好，會有很大的銷場。若能由圖案畫家和織染工業家合組一個會，專研究新式的圖案，勸導各處廠家採用，也是不難把國人喜歡洋貨的心理改變過來的。這種可以着手進行的事情，真不知道有怎樣多。事情原是人做的，只要大家感到興味，出力去做，決不會做不好。所怕的，大家沒有恆心，而又喜歡做領袖，一件事沒有辦成，意見已紛歧，弄得興致索然，無形消散耳。我們要免除這一種弊病，惟有不把自己看作一個世家而把自己看作一個工人。凡是工人都平等的，不要有什麼工頭，也不要做人家的工頭。如果真能做到這一步，那麼救國的工作便上了軌道了！我沒時間也沒有力量可以做詳細的工作的計劃，我只能把我心中的思想拉雜地寫出這一個大旨。這一個大旨是我對於同志們最後的勸告，也是我對於同志們淚盡而繼之以血的勸告。我沒有心情發議論，也沒有力量做別人的指導者，言盡于此，此後惟有埋頭做自己的事了。

十四，九，二十五。

愛國與便利

知止

我們知道有許多人將愛國祇看作一種便利的，我們在這許多年中，穿的英國的呢絨布疋多極了；一旦不用，不知道改用那一種為宜：這當然有許多人躊躇着的。昔尼由愛國的女同志們結合一個會，專事調查本國的呢絨布疋足抵英國貨的，同時由他們以身作則，儘穿着本國貨的衣服，只要這個風氣侵入了「社會之花」的社會時，也不難把英國貨的舊習慣完全改變了，又如衣料上的圖案，因為外國人畫得

期
中秋月（小說）
拒絕（詩二）
北京總代售處北新書局
海四馬路

太和坊
光華書局

之益乃有了利息。至於國不國，丟什麼後好了：原是說我的，誰還當真去愛呢？又何必當真去愛呢？所以愛國之時，不忘打牌者有之，不忘歡宴者尤之！

至於商人尋流，似乎有一些真心了？與心何在？您看五卅事件以後各種的廣告吧，「五一」的字模，每天總比別的字模多用下許多！什麼「五卅紀念減價」咧，「五卅紀念贈送」咧，「五卅紀念信箋」，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這「開口一五卅紀念」，閉口「五卅紀念」地花了大錢登出，封面宣告，縱不便稱為志士仁人，也可稱為志店仁莊了！（老虎將嘆曰，「其豈然！」）吾意觀於某某公司股票價格之飛騰而知其盈虛消息矣！可憐的是南京路的死者，慘死之後，還給八分肥去！嗚呼！
至於學生，是國家一學生機，是首先愛國的，我們自然承認。他們有許多有火燒着的心腸，百折不回的志氣，我們也自然承認，但其中有更狡猾人，他們看愛國的事祇是一種便利，他們贊成罷課（罷課究竟應該與否，是另一問題），只能「課祇是休息」，我此次在南方某城中，確知道有些學生既不演講，又不募捐，又不幹事，只是避避吃吃，看看熱鬧而已！趁人不留心，便溜回家去一走。這樣混到暑假，沒好的假筋留沒筋，遇事叫假叫虛偽，也就顧不得了！您看中國之大，半個學季才令身體學生留校多國，做大大咧咧鬼呢！我聞愛國不忘故假者矣，放假不忘愛國者，則未之聞也！等到放假回來，又有许多人因為愛國，要求能考了。固然臺灣有一部分人確是碌碌從公，無暇

讀書，日那裏假回家休息的，難道也並說是愛國愛到忙不過來麼？罷考是種便利；愛國可以罷考，所以愛國也是一種便利！
五
利時便愛國，不便利時，便暫停愛國，再便利時更再來愛國；這也是一種便利！即使是真止有心愛國的人，即使他誰不有意地將愛國看作一種便利，當作一種方便，但他也有時不免奉就自己的便利而將愛國放在第二義上。我知道有一個人過上海時本不願坐電車的，因事多時促，終於坐了一兩回電車。又有一個人，本不願買英國貨的，只他驚動身時去給人家買四只茶碗，也因為事多時促，不及細看，我是相信的，但他們不能專心，所以終於有了漏洞了！

我們所要求的，是以愛國爲第一義的人，是無漏地愛着她的人，是一純乎其純一地愛着她的人！能「純乎其純」地愛國，才能「脚踏實地」地去救國啊！

現在應該怎樣

通訊

無
樂
海
兄

真好久不寫信了。但你們的心意，我常常如通電一般的相與接觸。九七那天，上海又鬧出開鎗傷人的事情，你們必已知道，而且將有所宣言。到現在，憑理的話早說完了，就是憑意氣的十二分激昂的話也說完了，要再激歸一點實在也說不出。然而英國人卻不改常度，總

是給我們一個放槍！退除了打再有什麼可說！不過打也得大眾去打，就是不親自攜槍的，也得一致作後援。試回過來看我們的軍人，那一個像能打的？看我們的同伴，有幾個肯作後援的？這又不敢喊出一個「打」字來了。

平伯西歸他們辯論內外的問題，在我感覺得現在應該先對內，不對內以對外。出對內有兩面，制服軍閥是一，教育民衆、智愚軍閥非軍閥（在內）是一。這個「對」字，不該單看作一個惡狠狠露出凶相的字面，其間也含有春風雨露的溫潤，而且後者責任尤為重要。否則一兩個人倒軍閥，軍閥未倒，先被軍閥槍斃了。現在大家說話鼓吹，乃至開會演說，原舍有教育的意味在內，實無可非議。而有許多想深而愁多的人，以為僅是嚷嚷沒有用處，遂肆譏評，這未免發生影響。要知「要中國好，必須合中國民衆之力來幹；中國民衆誠整脚，然我軍人與結合者惟此蹩腳之些人，則只有你勉我勸，冀其漸臻不蹩腳而已」。我想，我此信念，有心救國者必當信奉。借此而後有所著手：自己磨鍊，並與人磨鍊。若如思深而愁多者之想，民衆蹩腳，「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那變，生路已絕，判決已定，即一切議論都可不發，準確作奴隸則養可已。近來頗有人以民氣已衰，趨人此途，殊可怕。

救國團啓事

救國團啓事
本團主撰之救國特刊，承京報館的好意，代為出版。現以京報副刊上各種特刊均已停止，救國特刊亦未便久佔副刊的篇幅，定以第十六期為結束。此後本團如自出版實力，再當發行刊物。此啓。
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是給我們一個放槍！退除了打再有什麼可說！不過打也得大眾去打，就是不親自攜槍的，也得一致作後援。試回過來看我們的軍人，那一個像能打的？看我們的同伴，有幾個肯作後援的？這又不敢喊出一個「打」字來了。

平伯西歸他們辦論內外的問題，在我感覺得現在應該先對內，不對內以對外。出對內有兩面，制服軍閥是一，教育民衆、智愚軍閥非軍閥（在內）是一。這個「對」字，不該單看作一個惡狠狠露出凶相的字面，其間也含有春風雨露的溫潤，而且後者責任尤為重要。否則一兩個人倒軍閥，軍閥未倒，先被軍閥槍斃了。現在大家說話鼓吹，乃至開會演說，原舍有教育的意味在內，實無可非議。而有許多想深而愁多的人，以為僅是嚷嚷沒有用處，遂肆譏評，這未免發生影響。要知「要中國好，必須合中國民衆之力來幹；中國民衆誠整脚，然我軍人與結合者惟此蹩腳之些人，則只有你勉我勸，冀其漸臻不蹩腳而已」。我想，我此信念，有心救國者必當信奉。借此而後有所著手：自己磨鍊，並與人磨鍊。若如思深而愁多者之想，民衆蹩腳，「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那變，生路已絕，判決已定，即一切議論都可不發，準確作奴隸則養可已。近來頗有人以民氣已衰，趨人此途，殊可怕。

希臘的朝山和奇蹟地

東坡舊居

卷之三

周易自

外評：國家與國家主義
外交當局的溺職
上海總工會被封
「不二」

1000

宋分
文伯
在奇

(一) 可怪！可怕！
(二) 槍聲又起了！
三 感風興學風

七
生